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剑绝刀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剑绝刀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辩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其妙，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胆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

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龙生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限界,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20世纪9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

就是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

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风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

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深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谁以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内 容 提 要

武功盖世的少林、武当等四派掌门人秘密聚会，竟同时遇害，势单力薄的白鹤门掌门人左监白被认定为凶手，遭到武林各门派的联合国剿，左监白夫妇及白鹤门百余人尽被屠戮。数年后，以“仇恨之剑”为标识的秘密帮派出现江湖，武林各门各派无不受到袭扰，敛迹多年的天剑、霸刀绝技再现江湖，一位年方弱冠的少年竟集两种绝技于一身，挑战于各大门派，公开为白鹤门翻案。金急盟主左少白率众直奔少林寺，当众揭露当代方丈谋害了上代掌门人，遭到数百名武僧的轮番进攻，左少白一支剑大破享誉武林的少林罗汉阵，掌门方丈携秘籍出逃。左少白与少林高僧等几经奋战，终于直捣费龙，不料策划这场武林浩劫的压头竟是早已“死去”的正义老人和左少白生身之母

.....

该书情节曲折，故事紧凑，悬念迭起，内容新颖，读来引人入胜。

目 录

第 一 章	敌敌满天下	1
第 二 章	王剑与霸刀	34
第 三 章	月照共三人	63
第 四 章	初试好身手	90
第 五 章	凭吊左家堡	116
第 六 章	相煎何太急	134
第 七 章	一剑震郡雄	161
第 八 章	阴风透骨掌	186
第 九 章	大闹天王寺	202
第 十 章	义动生死判	224
第 十 一 章	天剑扬威	245
第 十 二 章	公道在人心	270
第 十 三 章	大胆假设	291
第 十 四 章	大盲哑二女	312
第 十 五 章	拒敌三策	334
第 十 六 章	莫测高深	353

第一章 仇敌满天下

灰暗的天色，飘着蒙蒙细雨，天地间似是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

五匹长程健马，踏着溅飞的泥浆，奔驰在风雨中。

当先一骑马上，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蓝绸劲装，薄底快靴，马鞍上挂着一柄宝剑。

第二骑健马上，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轮廓秀丽，但满脸困倦之色，发乱钗横，满身泥浆，左臂上包扎一块鲜血浸透的白纱，却被雨水、泥浆沾淋成一片酱紫的颜色。

第三骑快马上，是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少年，全身似是在泥浆中浸过一般，已然看不出他穿的衣服颜色。

第四骑长程健马上，是一位中年妇人，双眉愁锁，满脸悲戚，颈间包了一圈白纱，血色鲜艳，显是受伤不久。

最后一匹高大的健马上，是一位五旬以上的老人，劲装佩刀，胸前飘垂着花白长髯，虎目含着泪光，方脸上交错着四条刀疤，两条创痕犹新，显然是最近所伤。

这是幅凄凉的画面，逃亡者的狼狈、忧伤尽形于这活动的景象之中。

秋风苦雨，愁云惨雾，五骑疲累的马，五个衣衫不整的人，绘成人间逃亡的凄凉、悲苦，纵是世间第一丹青妙笔，也无法描绘出这幅黯然断肠的画面！

阴云更浓，天色也更灰暗，雨势渐渐的大了起来。

那胸垂花白长髯的老人，环顾了四周的形势一眼，一提马缰，疲累的健马，突振余力，扬蹄奔冲，追上那中年妇人，长叹一声，道：“咱们休息一会再赶路吧！你的伤势不轻……”两行泪水，滚下了面颊，和雨水泥在一起，分不出是雨水、是泪珠。

谁说丈夫不弹泪、只是未到伤心处。

那中年妇人强忍下心中的愁苦，故作欢颜，微微一笑，道：“我不要紧，这点伤，我还能撑受得了，唉！只怕娟儿她……”

那第二骑健马上的少女，突然回过头来，接道：“妈，我很好。”她虽然极力在压制着内心的痛苦，故作欢愉的一笑，但那双清澈圆大的眼睛中，却滚下两颗晶莹的泪珠。

那花白长髯的老人，黯然叹道：“娟儿，你不用骗我……”

那少女急急接道：“爹爹，我真的很好嘛！”暗咬玉牙，举起左臂，摇了两摇，道：“爹，瞧瞧，一点也不疼了。”

那一阵摇，震动了伤口，疼得她出了一身冷汗，赶忙别过头去，双腿暗用内劲，一夹马腹，向前奔去。

那老人目光何等锐利，早已瞧出了女儿伤势奇重，如不早作疗治，拖延下去，一条左臂，可能要成残废，顿感心如刀绞，仰天一声长叹，道：“想我左监白，仰不愧于天，俯不作干人，何以竟落得这般下场！连累娇妻儿女，陪着我亡命天涯……”

那中年妇人一带马缰，靠近了左监白，缓缓伸出右手，握着他的左手，柔声说道：“夫君不用忧苦，吉人天相，这误会、沉冤，总有解雪之日，那时，天下武林人物，都将自惭他们的所为了。”

左监白摇头一声叹息，悲愤他说道：“八年了，咱们走遍了黑水白山，大漠边荒，可是，哪里是咱们安身立命之处呢？唉！八年来，从未得过三日的休息，千山万水，跋涉奔走，沉冤如海，昭雪无日，眼下积怨已久，天下武林中人，都似欲得咱们一家人而甘心，唉！我纵有苏秦之舌，也是难以辩得清楚。”

那中年妇人婉言慰道：“夫君不用苦恼，来日方长，也不必急在一时。”

左监白回顾爱妻一眼，只见她颈上白纱，已经全变成了殷红之色，想是伤口处，仍在出血，心中愧作欲死，沉声说道：“咱们已奔走了一夜半日。默算路程，那生死桥，已不足百里行程，咱们休息一会再走吧！”

那中年妇人缓缓点了点头，道：“好吧，娟儿的伤势，也该好好检视一下，唉！可怜几个无辜孩子，跟咱们一同受苦，八年来，就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

左监白治然叹道：“堂堂七尺之躯，竟不能保奏护子，想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那中年美妇接道：“夫君不用自责，细想起来，事都由贱妾而起。”

左监白抬头长长吁一口气，道：“那边似是一座小庙，咱们暂且到那里避避风雨吧。”一带马，当先向前冲去。五骑健马，振奋余力，奔向西北。

雨势骤急，天色也更觉阴暗，远山如烟，似是和云天接在一起。

这一段路程虽然不远，但五匹健马都已如强弩之末，足足顿饭时间，才到那小庙前面。

这是座荒凉的山神庙，只不过一间房子大小，但却墙壁粉白，门瓦完好，似是重新修缮不久。

左监白当先下马，正待伸手去扶娇妻，但那中年妇人却已一跃而下，低声说道：“不用管我，快去照应娟儿。”

其实那少女在两人下马时，同时跳下马背，缓步走向那童子身前，低声说道：“弟弟，下马来休息会吧！”

那少年正仰脸望天，双眉微蹙，似是正在想着一件沉重的心事，八年的逃亡生涯，使他早熟了很多，十四五岁的孩子，已失去了，天真的欢笑。

那少女级缀伸出右手，轻轻抓住那少年右腕，柔和他说迫：“少白，你在想什么？”

左少白蓦然警觉，一跃马下，微微一笑道：“没想什么、姐姐，又要休息吗？”

那少女凄凉一笑，道：“咱们已经奔驰了一夜半天啦，唉！马儿都跑不动了。”她举起右手，量一下弟弟的身高，两行泪水，级缓滚了下来，想到弃家逃亡之日，弟弟还是个不解人事的孩子，如今，已高过了自己。

左少白望了姊姊一眼，道：“我比你高了。”

那少女淡淡一笑，道：“嗯！高了，你真的长大啦！”

八年的逃亡生活，父母姊弟，患难与共，这家人一直在奔逃，在饥饿和忧苦中，这悲惨的际遇，使他们在愁苦中学到了笑容，父母慈爱，兄友弟恭，不论自身是如何痛苦，但却都把它深藏心中，不愿使父母兄弟分担。

这时，那满身泥浆，二十二三岁的少年，突然走了过来，伸手由弟、妹手中接过马络，笑道：“和爹娘进庙去休息会吧！”

那少女柔声说道：“大哥总是最辛苦。”

满身泥浆的少年淡淡一笑，也不答话，独自牵着五匹健马，绕向庙侧一片草地上。

这五匹健马，奔走了一夜半日，未进草料，见野草肥嫩，立时低头大吃起来。

左监白抖了下身上雨水，说道：“继白，放开马让它们自己吃，你也该进庙来休息一下。”

左继白道：“爹爹该先检视一下妈和文娟妹妹的伤势，不用为孩子劳心。”

左监白拂拭下胸前长髯，默然步入庙中，每当他们休息时，左继白总是抢着照顾五人的坐骑，直待把五匹健马草料都安排好，才肯休息，八年来如一日，从未间断。

四个人围坐在荒凉的小庙中，左监白解开腰间的油布袋子，取出于粮，道：“孩子，吃点东西，这是咱们最后的一段行程，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人追咱们了。”

他缓缓放下食物，又取出一个白天瓶来，启好瓶塞，望了爱妻一眼，苦笑道：“这也是最后一瓶……了……”目光转移到那少女身上，道：“娟儿，过来让爹瞧瞧你臂上的伤势。”

左文娟道：“女儿伤势不重，爹爹还是先看看妈的伤势吧！”

那中年美妇淡淡一笑，道：“为娘的已经老了，这颈上之伤，纵然不理睬它，也不过落下一条疤痕，你年纪轻轻的，如是残了一条手臂，那可是终身大使。”

左监白道：“这一瓶药，足够你们两人敷用了。”伸手解开那美妇颈间白纱，只见一条刀痕，深约寸许，环绕半颈，伤口处仍然涌出血来，不禁心头骇然！暗道：“如此厉害殷伤，竟然未伤筋骨，也算得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小心异常的由瓶中倒出些白色药粉，敷在那妇人伤处又曾她包好白纱，说道：“娟儿，你过来吧！”

左文娟解开臂上白纱，走了过来，她这伤口，已有数日未得敷药治疗，再经风雨吹浸，已然有些溃烂。

左监白一皱眉头，叹道：“娟儿，若是再晚上两天，伤口全部溃烂，你这条左臂，是非得残废不可了。”尽倾玉瓶中的药粉，敷在女儿臂上伤处，择手抛去玉瓶，黯然接道：“但愿这坏后一段行程，不

再被强敌追上……”

左少白突然接口说道：“爹爹，孩儿有一事心中不明，不知是当不当问？”

左监白双目凝注爱子脸上，只见他一脸激愤之色，长叹一声，道：“你问吧！唉，你们就是，不问，我也该告诉你们了。”

左少白道：“孩子记事之日，咱们一家人都在逃亡之中……”

那中年美妇忍不住黯然泪下，道：“孩子，咱们开始逃亡那年，你不过刚满七岁。”

左少白道：“孩儿今年几岁了？”

左监白道：“十五岁了。”

左少白道：“孩儿七岁亡命，今年一十五岁，整整的逃亡了八年，翻山涉水，走遍了天南地北，塞外冰雪，大漠风沙，竟没有咱们一家人立足之地，处处都有追踪咱们的铁路，爹爹呀！你究竟是做了什么错事，天下武林人物都变作了咱们对头……”他数年来积存在胸中的疑问，闷气，一旦发泄出来，心情大是激动，声音也愈高地接道：“每次和爹妈、哥哥、姊姊动手搏斗的人，都不相同，难道那些人都和爹爹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人都是凶恶的坏人不成？”

那中年美妇突然厉声喝道：“住口，对你爹爹说话，也敢这般放肆。”

左少白听得母亲一叱，激动的心情，突然平复了不少，望着父亲，哭喊一声：“孩儿错了。”扑身拜倒地上。

“左监白回顾了爱妻一眼，叹道：“不要责骂他，唉！我左某无能，连累了妻子儿女，随着我亡命天涯……”举起手来，轻拂着左少白头上散发，悲苦地接道：“孩子，你没错，为父的无能解雪误会、沉冤，使儿女们也蒙上不洁之名。”

左少白缓缓抬起头来，说道：“爹爹身蒙的沉冤，不知可否告诉孩儿？”

左监白点头苦笑道：“自然要告诉你们，此刻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孩子，你纵然不问，为父的也要借此机会，讲给你们。”

左文娟眨动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爹爹，不用气馁，咱们能够逃亡了八年，未为敌人所乘，为什么不能够再逃下去，大哥的武功日渐高强，女儿亦觉着剑术精进甚多，待女儿臂伤痊愈，就可以放手和追踪之人一拼，唉！女儿不解的是，爹爹宁愿伤在人的刀剑

之下，却不肯施下毒手伤敌？”

左监白悲苦的脸上，绽出一片安慰的笑意，道：“为父不能一错再错，我已是年过半百之人，生死亦不足惜，岂能为你们再树生死仇敌。”

左文娟泫然接道：“爹爹虽然有慈悲心肠，但那些紧迫不舍的强敌，却不肯留给咱们一步余地，爹妈八年来，身经百战，受伤数次，可是仍然无法感动那些追杀咱们的人，爹爹的豪气似已挫折将尽了！”

左监白摇头接道：“非是为父的豪气已消，实是大势所趋，已非咱们父子同心合力，可渡难关，唉！九大门派联名传柬，昭告武林，凡是生擒为父的人，可任意选学九大门派中三种绝技，取得为父的首级，亦可选学一种绝技，此等开自古未有之先例的重赏，对武林人物而言，实是比悬赏价值连城重宝，尤为珍贵，不论何人，只要学得当世九大门派中三种绝技，三九二十六绝，那是足以傲视江湖，雄居当世武林魁首了。”

左文娟道：“女儿明白了，那些人为了想学九大门派中的绝艺，虽是和他们漠不相关，却也要苦追咱们不舍了。”

左监白道：“正是如此，所以，天下武林人物，大部变成了咱们一家人的对头，此等声势，岂是咱们父子们能够抗拒……”

他长叹一声，脸色严肃地接道：“因此，咱们一家人只有逃命一途，我原想天下之大，岂能无一处立足所在，但八年经历，证明此愿难偿，只有死里求生，试试这最后一条路了。”

左文娟正待询问，什么是死里求生的最后之路，左少白却抢先问道：“爹爹究竟是为了何事？竟然使九大门派联名传柬，不能相容？”

左监白望了爱妻一眼，凄凉一笑，道：“此去生死福祸难料，如若再不告诉他们，也许将永无告诉他们的日子了。”

那中年美妇道：“全凭夫君做主！”

左监白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孩子，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误会，到目前为止，为父还是无法想得出，是有人存心嫁祸，还是一件偶然的巧合，不过，如不是九大门派中人联手追杀为父，为父相信这八年时光，我已查出真正的元凶。”他似乎自知说出来亦难取得子女相信，长叹一声，突然住口不言。

左少白道：“爹爹蒙受了何等冤屈，怎的不说了？”

左监白道：“说将出来，只怕你们也难以相……”突然提高了声音，道：“继白，你进来，为父有事情对你们说。”

左继白应了一声，奔入庙中，抖一下身上雨水，说道：“爹爹有何训教？”

左监白缓缓站起身来，说道：“你可知道九大门派为什么要联名传柬武林，要把咱们全家皆置于死地吗？”

左继白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儿知道爹爹身负沉冤。”

左监白道：“你可知其因何在吗？”

左继白道：“起因于九大门派中四位掌门人受人暗算身死，他们怀疑是爹爹所为，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容爹爹解释，就派出九大门派中精锐弟子，夜困白鹤堡，血洗白鹤门，逼咱们举家逃亡……”

左少白望了哥哥一眼，突然接口说道：“哥哥，他们为什么会怀疑到爹爹的身上呢？”

左继白怔了一怔，道：“这个，为兄就不太清楚了！”他缓缓把目光移注父亲脸上，接道：“好像是爹爹恰巧赶在少林、武当、峨眉、崆峒四派掌门人被害之后，到了那白马山烟云山豪上。”

这几句话无疑是向父亲质问，显然左继白内心之中，也存着甚多怀疑。

左监白轻持长髯，苦笑一下，望着爱妻说道：“也难怪九大门派要联名传柬江湖，必欲得我而后快，唉！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也对我这做父亲的，存有怀疑。”

左少白突然屈下双膝，跪在地上，位道：“非是孩儿对爹爹怀疑，但望爹爹能够详告内情，孩儿等日后也好查明此事，洗刷爹爹身负沉冤。”

左监白脸色大变，全身微微颤抖，显然内心中亦有着无比的激动，但却好久说不出话。

那中年美妇忽的接口说道：“夫君告诉他们吧，唉！事到如今，也不用替贱妾保留颜面了。”

左监白轻轻叹一声，道：“你们可知道，咱们此行的去处吗？”

一直静站在一侧的左文娟，插口接道：“生死桥。”

左少白心中疑团未解，还待追问下去，但见母亲双目中泪流如泉，只好忍下不问。